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管要

子部

墨子卷

一至

三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
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
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
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
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
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
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

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唐韓
愈撰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墨子目錄

卷一

親士第一

修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卷九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備梯第五十六

備水第五十八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備蛾傳第六十三

卷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第七十一

臣等謹案墨子十五卷舊本題宋墨翟撰考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曰名翟宋大

夫在孔子後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
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
自著也宋館閣書目稱十五卷六十一篇此
本所列篇數終於第七十一與漢志合而按
其目次缺者十篇正得六十一篇與館閣書
目亦合惟六十一篇之中其八篇有錄無書
則陳振孫書錄解題所稱又有一本止存五
十三篇者殆即此本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

盖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

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

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為墨

盖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

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則未為篤論

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善其身而時時利濟于

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于九流而

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

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為不類
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
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於末觀其稱弟子
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
是能傳其術之証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十七

子部

墨子卷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
非賢以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
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
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
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

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詬詬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詬詬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喑怨結於民心

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

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
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
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
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
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
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
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
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

逝淺者速竭堯堉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

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巔而猶弗舍者其惟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

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未必
幾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情源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
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
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
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
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
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
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

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

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
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公榮夷公幽
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
死為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
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
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
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
朔王肱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

宰嚭知伯瑤染於知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
康染於唐鞅蚡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
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
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
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
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
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
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
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
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
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其所堪必
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
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

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圜以規直以繩正以懸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

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
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
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
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
久而不衰故聖上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
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則天何欲何惡
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
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

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牝羊豢犬豬潔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

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
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
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
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僂於天下後
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
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
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
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
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
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
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疆而無
守備四隣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
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
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

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

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駟駢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

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
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
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
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
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
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
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
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

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

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
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避
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
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
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
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

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修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

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
絲麻裯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
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
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
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
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
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
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

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是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饅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飲食

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
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
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
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
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
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
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
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

故為姦衰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
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
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
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
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
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
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
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

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
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
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
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
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
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琴瑟之樂農夫春

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

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一千五十八

子部

墨子卷二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

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

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
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
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
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
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
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
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
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

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牆
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
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
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
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
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
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
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

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
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
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
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
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
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
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
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

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夫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

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家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

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恤。誨女予鬱。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

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戚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

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

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
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
者以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
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
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
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
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
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

國家則此使不知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

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

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列古者舜耕
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
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
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
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
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饑
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

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
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
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
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
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
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
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
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

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
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
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
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
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
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鯨帝之元子廢帝
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
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

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召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

則不困修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
之固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
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故聖
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
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
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為甚欲死
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

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

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唯母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處居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

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
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
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
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
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
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
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
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

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

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
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
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
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
謀行其道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
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
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
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

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
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
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
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
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
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
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

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

親戚瘖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匿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闕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

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十九

子部

墨子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

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虐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

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

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
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
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
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
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
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
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
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

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
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
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
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
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
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此天
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
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

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

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

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間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

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
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
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間則非毀之故古
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
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
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
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
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

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
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
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
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
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
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
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
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

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
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
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
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
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
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
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何說而不治哉
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

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苗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霜雪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苗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肥膾珪璧幣帛不敢不

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強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

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不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

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網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

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文此政以
為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
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
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
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
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
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
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為

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
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
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
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
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
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
王唯而以尚同以為正長是上下情請為通上有隱事
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

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惟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入之心助已思慮使入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

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曰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

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
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
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
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
此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
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

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以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

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

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

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

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
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
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
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
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
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
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
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為家數也甚多此皆

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為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

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

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天下之人
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
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
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
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
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
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用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
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窺小用之治一國

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太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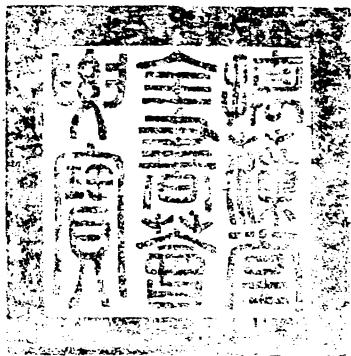
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

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不同則渙而無統將
居下訛上生今反古大亂之道也故以尚同名篇其
誰不同其誰敢不同其有不同者道學之人耳



墨子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 臣鄒貽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墨子卷
四至
七

詳校官王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二千六十

子部

墨子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
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
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
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
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

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

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
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
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
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
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
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
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
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

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

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

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已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

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
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做賤詐不
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
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
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
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
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
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

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犛羊之裘韋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鰲黑之危

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
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
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
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
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
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
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
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

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邱噶池之竇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

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捷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
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
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
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
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
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
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
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

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
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
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
君子中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
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
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刮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教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

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
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
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
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
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
為已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
都者哉為彼猶為已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
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已也然即國都不相

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
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
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
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
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
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
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

非而兼是者出平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為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母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

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

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馳駟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

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賄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

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
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
也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
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
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
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害交相利此
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
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

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

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
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
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兄弟
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
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
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
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
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

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
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
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
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
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
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偶
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
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

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

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

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

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

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

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

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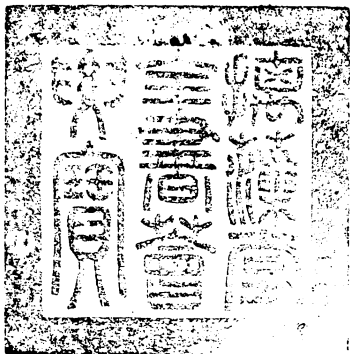
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

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
然後為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
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
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
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
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
此天下之至為難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
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

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

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兼愛者相愛之謂也使人相愛何說害仁若謂使人相愛者乃是害仁則必使人相賊者乃不害仁乎我愛人父然後人皆愛我之父何說無父若謂使人皆愛我父者乃是無父則必使人賊我父者乃是有父乎是何異禽獸夷狄人也豈其有私憾而故托公言以售其說邪然孟氏非若人矣趙文肅所謂不深考其所自而輕於立信是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程華